

主编《世界知识》和驻美国领事工作 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(三)2

联和德国,199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,1991年被委派到驻美大使馆当外交官。这些荣誉难道不比在大会上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平反的话来得实在!

我很感激大家对我的关心和信任。我一直坚信,个人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从干校回来以后,有几年没安排工作,赋闲在家。为了弥补“文革”失去的宝贵时间,我如饥似渴地看书和写文章。

1980年4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副刊显著位置刊登我为万隆亚非会召开二十五周年撰写的文章《万隆漫笔》,有几位老同志看后,或来电话,或当面表示高兴和欣慰。

萧玉灿是印尼华裔著名领袖,在“九·三〇事件”后被军人政权无辜逮捕并监禁12年。出狱后,举家移居荷兰。他边讲学边写回忆录。

1980年,他怀揣一部刚刚收笔的回忆录手稿《殊途同归》来到北京,并通过他在北京的女儿萧群找上我。我和原驻印尼大使馆政务参赞钟庆发一起会见,并设宴款待了他。

1965年8月,我跟随陈老总访问印尼,在雅加达曾会见过他,他神采奕奕。

而今,遭受12年牢狱之灾的他,已是满脸沧桑。但是,他为印尼人民和华裔正义事业、反对军人政权倒行逆施的战斗意志却不减当年。

我花了三个月时间,把《殊途同归》翻成中文,并交香港地平线出版社出版。1981年8月,该书很快和读者见面了。9月初,萧先生再次来到北京。除了向我表示感谢并签书留念外,还塞给我一部他的新巨著《五个时代》,委托我尽快把它翻译出来。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各大院校和学术单位开始评职称。张琼郁等曾向我表示,希望能有机会参加书刊翻译并正式发表,以利他们评职称



1963年结婚照。

用。我很乐意满足他们的要求。因此,《五个时代》这本书便由我和张琼郁、许发兴、翁锡辉合译并由我统一校订完成的。

1982年6月,《五个时代》中文版由香港地平线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这是一部极具学术和史料价值的书。

1981年5月5日,作者萧玉灿赠我一本印尼文版《五个时代》,扉页上写着:赠黄兄:

多谢您把此书翻译成中文。

萧玉灿1981年5月5日我本想请他也在中文版签名留念。可万万没想到,1981年11月20日,他在荷兰赴某地讲学途中突发心脏病而猝死。他战斗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。享年67岁。

这本书的出版却因萧的逝世,更加引起印尼华裔界,特别是新加坡和各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,一版再版,销数陡增。这对逝者是很大的慰藉。

为《世界知识》尽一点小小的力量

1966年6月,“文革”一开始,外交部主管的《世界知识》杂志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被迫停刊,人员全部下放干校劳动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经过一年筹备,1979年《世界知识》杂志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终于复刊。

百废待兴的出版社急需补充新鲜血液。1980年我

被借调出版社,参加《世界知识》年鉴编撰工作。

1981年,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浦寿昌(原周总理外事秘书)分管世界知识出版社,托熟人转告我,希望我继续留在出版社。他看过我在《人民日报》副刊上发表的文章。他认为,我留下来会愉快胜任的。经再三考虑,我答应了。

写到这里,让我想起一件事:1967年底,某天上午,我被亚洲司造反派以现行反革命罪押送地下室隔离审查,下午浦寿昌(时任外交部研究室副主任)被以同样罪名,也押送地下室隔离审查。

在地下室,他一见到我就问:你怎么也下来了?

我笑了笑,并答非所问地说:我是今天上午刚下来的。地下室里还有王炳南副部长、陈家康副部长、办公厅王凝副主任,翻译室主任闫明智,等等。

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,浦寿昌给总理当翻译,我见过他。但他并不认识我。

我很佩服他。他任研究室副主任时,我们工作上有些接触。后来他当上副部长,我们只有书信来往。

我在《世界知识》杂志干了近十年,经历丰富,多姿多彩。我的职务也不断提升。从编委、编辑部副主任、主任到主编、党支部书记。

1985年,我和总编辑肖扬、图编部副主任王荣久应邀访问苏联。

1989年9月我以《世界知识》主编名义,应联邦德国

外交部邀请,访问了西德和东柏林。

1991年1月荣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奖状。

80年前的1934年,中国内忧外患,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,抗日救亡的运动不断高涨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,以胡愈之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9月发起创办的《世界知识》杂志。从一开始,它就在党的领导下,高举爱国、进步旗帜,在人民群众中普及国际知识,帮助他们认识世界,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,推动抗日救亡,发展国际反法西斯运动。

胡愈之任第一任主编。后来,在不同时期曾担任过《世界知识》主编的大家有张铁生、乔冠华、冯宾符、张明养、郑森禹、朱烈、肖扬、宋明江、袁世垠…毛主席、周总理、陈毅副总理都很重视《世界知识》这本杂志。《世界知识》刊头字,就是周总理亲笔题写的,沿用至今。

在一长串的主编名单中,承蒙组织厚爱,把我忝列其中。人贵有自知之明。

无论学识和各方面能力,我都不能与前辈相提并论。只能上靠领导,下靠编辑部全体同仁,靠集体力量,以弥补个人之不足。



父母一辈子最可称道的杰作就是留下八个子女。按年龄大小左起:黄树武(前排二)、黄暹贞(前排一)、黄树泉(后排一)黄书海(后排三),黄树南(后排二),黄树北(后排五)、黄树东(后排四)黄树西(前排三)

世界知识
创刊十五周年
纪念
胡愈之

1949年10月,《世界知识》在上海庆祝创刊15周年,周恩来亲笔为杂志题了刊名,沿用至今

在我任职的80年代中后期,《世界知识》发行量达到十五六万份的最高水平。内容和栏目也出现许多亮点,如:每年年终,邀请北京各方面的国际问题专家、学者,举行座谈会,深入总结一年来国际形势的走向和特点,展望来年的发展前景,并把谈话记录原汁原味地公诸于众;有时还定期地就某些热点话题,举行专题座谈会,很受读者欢迎;开辟名人专访栏目。专访可以让专家、学者有充分时间,畅谈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观点,反过来又让广大读者,包括国内外专家、学者对他的